

# 回不去的匆匆那年



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,长大后才发现还是童年最无瑕。人的一生,注定要经历很多。朗朗的笑声、委屈的泪水、懵懂的坚持、茫然的取舍、成功的自信……每一段经历注定珍贵,生命的丰盈在于心的慈悲,生活的美好缘于一颗平常心。不必费力雕琢,踏踏实实做事,简简单单做人。

## 童年游戏

付小方

还没到儿童节,儿子就早早挑好了玩具,是一辆大型遥控越野车。他每天还旁敲侧击地提醒我们不要忘了买。看着家里到处是儿子的玩具,我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,那时哪有这么多玩具啊。不过,我们依然很快乐,因为有好玩的游戏。

女孩子都爱玩抓石子、投沙包、跳皮筋等。在年龄相仿的女孩子里头,我是玩得最好的。比如投沙包吧,我平时看着迷迷糊糊的,但一到“战场”,属我反应最快、最灵敏,几乎没被投中过,即使对方很狡猾地声东击西。所以,每次一玩投沙包,大家都争着和我一组。

我最喜欢玩的是抓石子,因为可以一边抓,一边唱歌谣,“这枝,双枝,双枝,枝情,枝情八陆,小道弓,两层,两咧,双两,双两,两杠,两杠果……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意思,它只是从一唱到十,里面穿插着花啊果啊什么的,很有节奏感,配着轻巧的、让人眼花缭乱的的手法,感觉特别有意思。

那时的“玩具”都是自己做的,比如沙包、毽子等。沙包容易做,但毽子比较难,难在哪儿呢?主要是漂亮的鸡毛不好找。我一向心气儿高,做什么都追求最好,像毽子,我只做最漂亮的,鸡毛必须是五彩缤纷的。有次我看到一只顶帅的公鸡,它走路气宇轩昂、英姿勃发的,那羽毛特别漂亮,我一下子看中了,就紧跟着它跑,想从它身上拔几根羽毛。谁知那公鸡特别机敏,我扑了几次都没扑着,还把自己弄得鼻青脸肿的。后来,遇上了我的堂哥,我俩一个在前,一个在后,奋战了好久,终于“围剿”成功。我心满意足地拔了羽毛,做了一个最漂亮的毽子。每次踢那个毽子,我就感到非常开心,也总能得第一。

儿时有个玩伴,内向、沉静,她在家也是排老三,我俩挺和得来。我们在一起时,就爱脸对着脸,眼睛对着眼睛,一直“呲个嘴,呲个嘴,呲个嘴”地说,说得没头没尾,然后咯咯笑一阵,再说,再笑。有人路过,一脸惊讶,好像看到了两个傻子。我们才不理他呢,继续“呲个嘴,呲个嘴”地说和笑。

那时的童年多好啊!天蓝蓝,云白白,底下是一群小孩满街跑、跳、叫,隔一条街都能听到孩子们的笑声。那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儿童节,倒觉得一年里头的所有节日都属于小孩。不管过什么节,属小孩最高兴,大人们过节,也仿佛是为了孩子。那时做个小孩子真好啊!

我想,到了儿童节这天,我要重新当一回小孩,把那些游戏都再玩一次。当然,也要拉上儿子。或许,再玩一次那时的游戏,我就能找到童年的自己……



## 找童年

董国宾

儿童节到了,四世同堂的我们家,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,每个家庭成员都在做一件有关儿童的事——找童年。父亲说:“每个人都有他的童年,大家就转身回到岁月中,去找寻一下童年的影子吧。”

我的小侄子小金锁最先找到了童年。他是个快乐的儿童,他的童年就在眼前,一下子就找到了。找到了小金锁的童年,大家都咧着嘴笑起来,一个个嘴巴张得像裂开的红石榴,嗓门也一个比一个响亮而脆甜。小金锁的妈妈说:“童年是快乐的,童年是幸福的!”

“痛心的童年啊!”爷爷的一句话像个响雷,把大家惊呆了,看样子爷爷也找到了童年。“那年日本鬼子轰炸了我们的家园,多少中国人倒在血泊中,横尸遍野。我的童年,是在炮火连天中度过的。”爷爷一下子回到战争年代,在愤慨的回忆中,他说越说越激动:“是中国共产党,是毛主席,领导全国人民拿起武器,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,建立了新中国啊!”爷爷的童年是一段泣血史,和小金锁的童年大不一样啊!

我们都在找童年,时间的脚步快速往前跑,但每个人的童年丢不掉。

父亲也找到了他的童年。“那时日子苦啊,经常以野菜根果腹,在饥寒里我咬着牙一点点向前挪。”父亲喝了一口茶,又抹了一下泪,接着说:“伟大的中国共产党,伟大的邓小平,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改革开放,发展经济建设,这不,一眨眼我们的生活就变了样,顿顿有鱼肉,日子像蜜一样甜!”

大哥也发言了,一边说,一边握紧了拳头。“我从小发奋读书,立志报效国家。我的童年是希望长大后,多为国家出力!”

“童年是热情的,童年是可爱的,童年像阳光,是多彩的。”外甥女小丽,开朗又聪颖,她也把自己的童年找了出来。“在新时期的阳光下,我的童年在歌唱!”

四世同堂,每个家庭成员都找到了童年的影子,有的愤慨,有的激越,有的甜蜜。在找童年的家庭活动中,大家纷纷表示,共圆中国梦,子孙后代的童年会绽放得像花朵,永远快乐幸福!

### 征稿启事

未名园接受长期投稿,校园感悟、行旅感思、生活随笔、连载小说……一叶一菩提,一笔一世界。

要求:字数在800以上(诗歌字数随意),主题不限,体裁自拟。一经刊用,稿酬从优。

注:①来稿要求原创。②来稿注明要投稿的报纸版面+题目(例如:未名园+故乡的月亮)。③来稿注明个人信息:姓名、地址(寝室的话具体到楼栋号和寝室门牌号)、邮编、电话、邮箱。④稿件文字请勿放在附件中,在邮件视图下呈现即可。

来稿请寄:  
ourhudongban@sina.com

我的记忆深处有一口井,在自来水管还没有入户的年代,它见证着我的童年。

我的童年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。那时年龄小,迷迷糊糊的,不过就是吃喝玩乐,吃得粗糙,后园里摘个浆果也能嚼得有滋有味——现在的孩子是不大看得上的;玩得尽兴,不是在家门口跳橡皮筋,就是在菜园地里粘蜻蜓。傍晚时分,喜欢捧了饭碗,扒拉点菜,和一栋房子老老小小的,坐在那口大井边。

那是一口什么样的井呢?有些年头,有点沧桑吧。井口大而简陋,四根石条枕木,被架成“井”字形,供人踏着涉水用。枕木上常年拴着一只木桶,晃悠悠的,它是住在井里运水的船。井壁上爬满了郁青的苔藓,看上去有些滑腻。井水四季充盈,好像涉水的人越多,水蓄积的就越多。井水幽幽,时而摇荡出一个“青面獠牙”的倒影,那是长在井边半枯的柳,据说和井同岁,伴井相依为命,一起看落花风雨,一起看辗转经年。

井边是热闹的。老人絮叨起陈年旧事,没完没了,嗓子眼里像拉了口风箱;孩子嬉闹着不得安生,稍安静下来,又被井里钻出的蚊虫追逐着;大黄狗摇着尾巴讨好每个人,却被孩子戏弄;“稀里哗啦,哇啦哇啦”,莽撞的口琴声,吓得蚊虫又逃回井里。太阳西沉,红的霞,灰的房子,向晚的微风,还有争先恐后各种野花草的香。

井边是清凉的。炎夏的季节里,常有半大的男孩从井里提了水,自头顶倾泻而下,水珠子一路欢歌,从身上,到地上,再到沟渠里。多么惬意!在没有电扇冰箱的年代里,一口井能让食物保鲜,让身体凉爽。“哗……”我也泼了冲凉,自上而下,遭到家人的斥骂。斥骂也是不无道理的,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女孩,就为了一个毽子而失足井里,水都埋到脖颈子。那口井到底还是仁慈,女孩子被人拖了上来,瘫在地上,痴了一般,接着高烧不断,她的母亲一边给大井烧着高香,当神来拜;一边站在路口叫魂,弄得凄凄惶惶,精神叨叨的。那口井更是增加了一丝神秘的色彩。

我喜欢的夏夜静静的,满天繁星,一墙花影,井口被月光覆盖着,几个小孩围拢着,大蒲扇摇啊摇。那女人藏了一肚子的故事,有关于鬼仙的,有打小日本的,也有励志和传奇的,我们总是央求着,“再说一个,再说一个”。记得那次她说了鬼故事,在回家的不过几步路上,我看见树影可怕,便大哭大叫地喊娘。后来,我们又让她说自家的故事,因为她的大儿子不见了,她闪烁其词,终是拗不过孩子的纠缠,和大人们怀疑的目光,开始编起瞎话来。再后来,她儿子又神秘地回来了,穿着喇叭裤,蓄着长发,看起来流里流气的。

自来水管入户了,再去井边,大人们是不太高兴的,说那个女人鬼话连篇,连个孩子也管不好,唯恐我们也沾染上不好的习气。况且女孩子们也长大了,衣服再宽大,也见得凹凸有致的样子。大井边说冷清也就冷清起来。

那女人脾气是好的,也善待我们,她是井的主人,我记得井的好,也记得她的好。在那个荒芜的年代里,井水给我们清凉和甘甜。故事滋养了贫瘠的童年,让我们懵懵懂懂中不断憧憬着外面的世界。家门口的小伙伴们,有几个后来走海南、闯深圳,有的成了远近闻名的大画家,有的开了公司成了大老板,这其中就有她的孩子,令人羡慕。我却是井底之蛙,那么多年,我围着一口井,守着一方天地。而我的母亲,在我已经长大成人时,还不让我一个人横穿马路。她告诉我这个世界有多少险阻,却忘记告诉我,有些路也要勇敢去走。

井寂寞着,我也寂寞着。老房子拆了,井也填了,我的童年被埋葬了;当青春已过,便是没有太多想法了。渐行渐远的往事,忆起,时而美好,时而忧伤。



## 记忆深井

臧玉华